

母亲的一生是本书

■马斌

母亲走了,在父亲走后的第15年。一切总觉得那么不真实,而一切又是事实。心心念念,仿佛如梦。

忘不了,童年时母爱给予我的喜乐。春雾狂风冬雾雪,秋雾阴天夏雾晴……母亲随口而来的顺口溜,是我儿时认知的源头。最难忘的莫过于春节,从冬至到正月十五,我年年跟在母亲身后蒸糕点、忙春米、购年货、做新衣、贴春联、搓元宵……一切都是让我至今迷恋的童年幸福。

忘不了,求学路上母亲的背影。那年,为了高考,我辞去了多年的代课教师职务去补习知识;那天,母亲担着米油等生活用品小步行,我手挑肩扛紧随其后。扁担在母亲肩上左右交替,瘦弱的背上磨出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汗泡。终于,两个多小时后,扁担的“吱呀”声停了,我们也到了。母亲凝视我欲言又止,只说了“好好读”三个字,便匆匆消失在初秋的暮色中。从此,我的人生开始翻篇。

忘不了,父母来宁帮我照料孩子的蜗居时光。30多年前,30多平方米的房子,挤着一张父母只能侧睡的单人床、一张全家吃饭的餐桌,还有一个天天不能熄火的蜂窝煤球炉……这些都成了上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忘不了,背后母亲的声声追喊。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工作后,每一次回家离开时,母亲总是左叮咛右关照。“路上注意安全”“带好孩子”……这些叮咛絮絮地跟在我身后,直到我渐走渐远,不再听见。有时我不耐烦地制止,母亲应答着,但不久背后声音又起。这声音从高到低,渐渐消失,如今已再也不会响起。

母亲自知大去之期不远,便让我整理她的家当。她一生节俭,林林总总的物件中有两类让我最为难忘。

一幅幅照片,是父母的合影以及与孩子孙后代的照片,尤以不同时期的全家

福居多。有的照片已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,斑驳陆离却见证着一个人人生变迁。一直坐在前排中心位置的父母,总满心欢喜地被众星捧月着。如今,这些照片成全了后人岁月的重温、对父母的追忆。

一张张证件,长久地记录着我们家的历史。改革开放时土地联产承包合同书、粮食订购任务通知书、农民负担监督卡,还有我高中毕业后当代课教师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的行驶证等等,它们都是国家历史、家族历史以及我个人历史的印记。

抚摸这些老物件,恍然间我重新认识了母亲:母亲的一生是本书!

母亲恋旧,用过东西总舍不得扔,因此常被儿女笑为“收破烂”。如今方知,正是这些“破烂”,蕴藏着情义无价的家国精神、家族情怀和家庭文化。

这一张张照片,无不诠释着母亲的家国情怀。母亲可谓乡村的大家闺秀,各方面条件都优于我的父亲。但在家中,父亲是主心骨,把握大方向,母亲主掌内务,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母亲常说,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,家和万事兴。

这一生,父母相伴60年从没红过脸,母亲总是妥帖地把握着家庭的欢乐氛围;母亲和伯母妯娌俩,为父亲瘫痪在床的继母喂汤擦身,精心照料,从无怨言;每个小家庭的诞生,都有母亲的叮嘱。

这一份份证件,无不承载着历史的时代光影。它们承载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一家农户的历史责任,记录了一个联产承包的伟大时代。而所有这些都来自母亲的那些“破烂”。这是一个家族的无价之宝和精神图腾。

母亲总有一颗慈悲之心,每每出门,总在口袋里放上几枚硬币,每次施舍后她都对我说:“这些人不容易。”

母亲常说,遇到矛盾纠纷和问题,要多怪自己少说他人、多想方法少讲道理。每次回老家,我散步乡野,方圆几里遇上的长者,在攀谈中都主动与我谈起母亲,并盼她早日康复。弥留之际,母亲还迷迷糊糊地念叨着要多做好事。

还有一件事让我彻洗心魂。母亲躺在病床上时,让我们从橱柜深处取出一个又一个陈年包裹,好好晒晒。原来这些竟是母亲准备的后事物品。我祖母的生命止于年轻的31岁,母亲说自己三四十岁就着手自己的后事。帽子、衣服、鞋子、被子等物品,在阳光下鲜亮斑斓、熠熠生辉。这些大多是她年轻时亲手缝制的。母亲从年轻时就不惧死亡、勇敢面对,这是怎样一种超然的心态。

死神步步逼近,母亲时而昏迷,时而清醒。那是一个下午,我坐在床沿,精神尚好的母亲把手心搭在我手背上,凉凉的。我问母亲这一辈子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,母亲脱口而出:“上学!”母亲说,她是独生女,外祖父母兄弟家只有她这一个丫头,个个宝贝她,送她去读书,后来因为母亲的奶奶担心书读多了会离家闹革命,就不许她再读了。说到这里,母亲突然用手指着我笑道:“我的天分不比你好!”我连连点头称是。母亲轻轻咽了一下口水说:“还是读书好啊。”

那天,问起母亲最开心的事,她眼里放光,提高了音量:“是培养你们这些子孙,从我这个树丫上长出了16个大学生哩,我到哪儿都有人称赞过、受人尊敬。”说到这里,母亲叹道:“我也不想走啊,现在过这么好的日子。”“放心吧,我们家有三个医护人员呢,有办法的。”母亲微微点了点头,转过脸去,眼角透出一丝露珠般的莹亮。阴阳之间,生死“拔河”,看着母亲的生命已倾向天堂之门,我心如刀绞。

母亲的生命定格在93岁,但母亲在临终前给我上了一堂最为深刻的人生课。

尊前慈母在,浪子不觉寒。父母身边的孩子再苦也不觉得苦。15年前父亲去世,痛苦中我们还有母亲这半边天;如今,双亲不在,我们成了一群成年的孤儿。生活用决然的离别告诉人们,没有父母就没有了家,就没有了心的归路。

子女认识父母的伟大往往是在他们走后。我们点滴的追忆无不放射着母亲的人格光辉。逢年过节,不管在哪里,母亲总算准日子赶回老家祭奠祖先;面对儿女的“破烂说”,母亲宽容隐忍,从来不强不辩,最多说一句“万一哪天用得上呢”。是啊,父母都是儿女面前的弱者。但如今,父母的“破烂”正成为传家之宝、旺族之源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父母健在时,总觉得为他们做得不少,父母不在时,又觉得为他们做得太少;父母在时,常常觉得无话可说,父母不在,又觉得许多话无人可说。我们感恩父母、歌颂父母的伟大,却很少想过父母的老去。岁月不饶人,最先饶不过的便是我们的父母。在这世上,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喊声爸妈有人应答,而父母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逢年过节,儿女常回家看看。人们啊,幸福就是如此简单。

人生最近是阴阳,最远也是阴阳。有人说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。我们的父母、我们做了父母、我们的孩子成了父母,这是人类代际的传承和发展。没有了父母,我们就成了最年长的父母,更要担起家家教、家家族的传承责任。

母亲走了,唯一安慰是天堂之父从此不再孤单。
(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)

高邮阳春面

■尤勇

老艺人的腔,阳春面的汤。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特有的味道,每天早晨,你的城市是什么味道?对于高邮人来说,这个城市的味道,就是一碗阳春面的味道。高邮人的味蕾,大多数是被清晨的一碗阳春面给唤醒的。

在高邮,无论大人还是小孩,无论男女还是老少,大家最惦记的肯定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。在高邮,无论是工厂旁还是学校旁,无论是大街之尾还是小巷之内,都有一家或数家阳春面馆,但每天想吃之时,得总要先排队,那面馆可谓“一票”难求。无论你是商海老板还是平头百姓,无论你是老者还是幼童,无论你是忙人还是闲人,一律排队等候。位置有限,但吃面都不在乎位置,在乎的是正宗味道。吃面时,大家或蹲、或站、或倚、或靠,有面吃就行,真所谓“为了一张嘴,站累两条腿”。

每个高邮人都有自己最喜爱的一碗阳春面。此阳春面绝对不是简单的酱油面。面是碱水面,汤是十三味。面是本地小麦、盐、水与食用碱揉制挤压而成,关键在于调汤,其中有很多家传秘方香料,在炒香后再加入酱油。除香料外,还有猪蹄膀加鲫鱼骨,以及一定比例的调料,大火烧开,再文火慢熬。当季的河鲜,也为汤头倍添鲜美。高邮的面馆各有特色,有的以黑猪的油香而闻名,有的以实在的辅料而引客,有的因诱人的汤料而昌盛……正宗高邮阳春面,有干拌或宽汤两种,干拌就是直接用秘制酱油拌制而成,此面要吃得快,否则容易干了;宽汤就是要在碗底倒入秘制酱油再加入开水,汤料分量要大点,可以边吃边喝汤。以上都要加入黑胡椒、蒜花或葱花,再加入猪油或麻油,喷香扑鼻,咸淡适中,令人口水欲滴。

“萝卜莴笋试春盘,人间至味是清欢。”一碗阳春面,吃的是烟火气,品的是人间清欢。因为肠胃不忘本,也最知乡愁。从高邮走出去的孩子,离乡后,没有一个不怀念记忆中的阳春面。还记得我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回家探亲,刚出了高邮车站的大门,就直接奔向车站南侧巷子里的面店,叫一声:“老板,下碗面,宽汤!再加一只煎鸡蛋!”当时吃一碗,又要了一碗。

人生百味,尝一碗面;面似百态,映衬人生。在我幼时的记忆里,几乎所有高邮县城的巷子里与小镇的街面上,都会有阳春面店。一大早天蒙蒙亮,面店老板就燃起小黄灯,开始烧水做汤料,同时把盛装汤料的碗放锅里煮一下,让汤料更出鲜美。此时,大锅中加入面条煮制,大火煮面,时间不能长,中间添一次凉水“激锅”,约一分钟左右即可出锅。接着,捞出面,放进有调料的碗里,撒入葱花,即刻拌一拌,让面条充分吸收调料的味,便可以享用了。要想面条好,做工不可少。从面条的揉、汤料的熬、煮面的火和辅料的选等,都离不开做面人的匠人精神。人生何不如此?既有酸甜苦辣咸,也有喜怒哀乐愁,赢在心态,贵在坚持,重在细节。

上言家乡饭,下言长相忆。每一个高邮人心里,都有一碗阳春面的位置。阳春面不仅凝聚了高邮人的味蕾回忆,也成为在外游子的思乡情怀。现在,想吃面方便了,可以在购物平台上购买配制好的调料包和干的碱水面,回去烧好水,把面条往锅里一煮,一分钟就可以食用了,让身在异乡的高邮人无须回家,就可以解相思之苦、肠胃之馋。

心灵 火花

种春风

■邓荣河

和煦的春风,从某种程度上讲,也可以用来播种。阳春时节,我们一家人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种春风。我们种下的是春天的期待,一份执着的痴情,一点三月的感动。

乡下的父母亲70有余了,依旧经营着10多亩责任田,保持着勤于劳作的传统。阳春时节,年迈的父母在责任田里种春风。他们种下的是遇雨就长的希望和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的永恒。土地会承认他们的每一点付出。辛勤的汗水,是最具后劲的营养液。浩荡春风下,广袤的田野如碧绿的潮水,一次次沿着阳光的引领涌动。

作为一名人民教师,我深知责任的轻重。室外阳光明媚,室内朝气蓬勃,我在教室里一丝不苟地为孩子们种春风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我种下的一颗为国培育英才的决心,一份渴望桃李满园的赤诚。孩子们在时光中长大,不断抬高我的视线,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。充盈在教室里的,是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的原始意义,是渴望孩子们早日成才的殷殷憧憬。

妻子作为一名普通工人,在繁忙的企业里和姊妹们共同种春风。她们种下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承诺;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让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企业产值持续攀升,让农历癸卯年成为一个一路奔跑的好年景。春风在每道流水线上跳跃,也融入机器的阵阵轰鸣。

现代社会,科学发展日新月异。正在外地读大学的女儿,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,在导师的指导下种春风。女儿种下的是一个提升自我的规划,一个报效祖国的梦想。科学与严谨,是女儿手中两把锋利的剪刀,一把用来修剪现在的理想,一把用来裁剪以后的人生。



新书 速览

己身散作千万身

——读诗集《止酒》

■思不群



《止酒》 育邦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在一个饮酒之人看来,天下只有两种人:喜欢饮酒的人,和即将喜欢上饮酒的人。育邦属于其中的哪一类人?他写下了《止酒》作为回答,似乎同时否定了二者。古人以“止酒”为题的诗不少,而其中

无疑以陶渊明的《止酒》诗最为有名。“平生不止酒,止酒情无喜……徒知止不乐,未知止利己。始觉止为善,今朝真止矣。”这是一个退居林下、吟诗听风的诗人形象,他决意远离酒杯,不再思饮。然而,对于一个写下《饮酒十九首》之人,要“止酒”谈何容易。

据我所知,育邦平素似乎并不贪杯,何需“止酒”?而他却正襟危坐地来写《止酒》,这就有了妙处。这酒戒得若是若非,而妙就妙在若是若非之间。而且,也正是在这本诗集中,与《止酒》同时,育邦还写下了属于他的“饮酒十九首”:

“在时光的溃败中,我们拈花,饮酒”(《晨起读苏轼》);“朋友们将在山冈上重逢,桃花和酒,同时抵达”(《见证》)。在这些诗歌中,抒情主体或者自饮自乐,或者向友人发出召引,不过他手中举起的,是一只空杯,在相聚之时那美酒才会倾泄而出。但正是在这一只空杯中,才能装下他欲放置之物。也就是说,在他的酒杯中,装着的不是酒,而是那些与酒一样散发着香气、以奇异的光泽吸引人的东西。很明显,这是一个虚拟的饮者,一个以空杯召

唤众兄弟齐聚河岸痛饮的人,他的自饮与召饮皆是一个姿势,一种文化行为,一种昭示。而宴席已经摆起,在他的酒宴上,一起同饮的是杜甫、苏轼、屈原、天山、白鹿山、三苏坟、维特根斯坦、忘筌山居,是元好问、金圣叹、嵇康、石涛、司空山、如方山、勒内·夏尔、吴敬梓、龙直古城、鸠摩罗什寺,是陈寅恪、倪云林、二郎山、洞庭山、甘棠镇、李公麟、陶渊明、西南联大旧址、金阁寺……这可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宴席,与饮者各色各样,纷纭非凡,他们经由诗人的召唤,慨然入席。但这是一群沉默的饮者,面对育邦的热情邀请,他们复活、谈笑、饮酒,却不发一言,仿佛诗人是“对着自己的影子饮酒”(《访蒲松龄故居》)。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了它的妙处,这场宴席,这些诗歌,正是育邦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的“月下独酌”,它不过是“一个人大摆宴席”,己身散作千万身。

关于自己的简介中,育邦一直有一个说法:“山水爱好者”。这种反复强调是颇有意味的,相当于一种自我宣示。也许当他穿行在如方山的时候,那些氤

氳的绿意与水汽,给了他强烈的暗示。而当它纵意山水,玩味历史,登临古迹,怀想前人,这山水仿佛被打扰,有了胎动,伸出手来,将一切都纳入了自身之中。“隔岸的群山,站在,我们的生活之外”(《东梓关》)。“隔岸的群山”一直在远处,在历史深处注视着我们,现在通过对饮,诗人召唤群山走上前来,将之纳入自己生命的振动之中。

罗马尼亚文学家齐奥朗曾说:“他的力量,来自于所有他不曾做过的事,来自那些他满腹‘不可企及’的时刻。”对于育邦来说,那些山峦之上异样的风景,就是他“不可能拥有之物”,其中有着众多令他一见倾心又“不可企及”的时刻”。为此,他以酒为媒,向山水中的风景,向那些时间中的元素发出吁请。因为酒是水,他们身处同一条河流,来自同一个水源。酒是火,他们承受的是同一种烧灼,保留的是同一种灰烬。通过与他们的精神相遇,完成对自我历史命运和个人面目的再次确认。诗人在他们的身上认出了自己,每一个先贤,每一处古迹上,都有一个自己。